



短篇小说

以有限承载无限, 折射时代的暗涌与微光

□ 贾寒冰

回望2025年的文学现场,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观念不断涌现,AI写作持续引发讨论,跨媒介叙事也日益普遍,一切都在流动,在变化。在这样的变动中,作家们主动跳出单纯摹写现实的惯性,在叙事视角、题材内容与文体形式上探寻短篇小说更多的可能性,呈现出创作的自觉和叙事的探索。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在这样一个暗流涌动的时代,短篇小说究竟该如何确认自身的分量?它或许给不出宏大的答案,却能凭借一次精准的情绪捕捉、一道叙事的微光,实现“以有限承载无限”的文体可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与自己、与这个难以简单概括的时代,真诚地相认。

视角的自觉:从生命角落到万物共生

阅读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会发现一种有意识的视角迁移: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长久沉默的角落,比如渐趋边缘的老年群体和日常被忽视的草木生灵。这不只是偶然的题材选择,更是一种叙事视角上的自觉。作家们不再只追求主流视角下的叙事,而是调转目光,照亮那些被遮蔽的却始终存在的生命角落。在这样的书写里,文学体现了一种近乎公平的叙事追求,它让听不见的被听见、让未被看见的渐渐显现,不断延展着我们感受世界的边界。

当我们转换视角便会发现,老年生活不只有孤独和衰老,更有岁月沉淀的豁达与暗涌的生命力。他们通过重复的日常仪式,一次次重温过往并确认当下,努力寻找精神自治的方式。一盆亮黄色的花、一只废弃的绿色邮筒,这是王祥夫《老邮筒》中高老头的生活亮色。他等待走失小狗的回家,投递永远寄不出的书信,这些看似琐碎的坚持,何尝不是他抵御时间流逝、进行自我疗愈的方式。人到晚年,真正的澄明往往源于对生命来路的回望。在叶弥的《掸檐尘》里,记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起。一生体面的王校长,退休后每日重读旧书,他似乎在寻找什么。直到老保姆一语点破,他才听见被掩埋半生的声音,那是曾经抛弃初恋的愧悔,也是内心深处“哭泣的召唤”。此时“掸檐尘”才真正开始,这不只是岁末清扫的传统仪式,更是对心上积尘的及时清理,坦然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与沉重。在老年故事里,尊严与守护往往最沉重也最能戳中人心,艾玛的《序曲》正是如此。盲眼老人与保姆玉真之间,有着相互依偎的温情,老人因不愿拖累而主动疏远,守护着日常生活的体面。当王真在患癌后向儿子求死,尊严才露出了它尖锐的一面:在生命的绝境中,人能否有尊严地离去?“他涉嫌谋杀了他妈”,这背后是无法简单评判之重。小说结尾的落笔却很轻,老人收留了玉真无家可归的儿子,“也让他原本空虚无望的人生,好像有了一点盼头”,正是这点守护,让他即将落幕的晚年,重新响起了“序曲”。此外,刘庆邦《京京爷爷》、阿袁《马蒂斯去哪里了》、韩松落《和周重岳医生一起钓鱼》、蒋在《你是我的女儿吗》、莉莉陈《落子无悔》等作品,也都将笔触深入晚年生活,讲述那些静水流深般的故事。

过去的一年,我们不仅看见暮年生命的千姿

◆ 2025年度的短篇小说更清醒地望向自身,呈现出清晰的创作自觉和叙事探索。作家们从具体的人与事切入,意在触及那些以往被忽视的、具有普遍性的生命经验

◆ 许多作品依然扎根于传统的土壤,却又不失敏锐,不断向新的叙事维度延伸;形式的探索也融入其中,意在更贴切地承载那些难以捕捉的新经验

百态,也倾听天地万物在自然界的私语与应答。作家们将笔触伸向动物、植物乃至微生物,借由它们观看和感知世界,在更广阔的生命网络中,重新学习如何聆听、如何存在。薛超伟的《吃饱记》里,一只名为“厌厌”的狸猫,为了一口鱼丸动身南下,它在走走停停的美食寻觅中,越发觉得代表吃饱的“厌厌”二字难能可贵。有趣味的是,当小说的主角变成一只猫,“吃饱很重要”的朴素道理,反而被轻易道出:不过是想吃饱,不过是吃饱后那片刻的安宁与欢喜。在刘庆邦笔下,植物世界也自成一片江湖,有相互依存的互助,也有关乎生存的掠夺。《金边柏》写一棵树的迁徙。它从城市苗圃来到乡村墓园,从抗拒、抵触,到逐渐接纳并把根悄悄扎进了泥土。小说没有停在这里,随后涩拉秧的围攻,才让它明白生存也需要抗争,最终从缝隙里长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绿意。顾湘的《大海河流溪》是关于海边微生物的寻找与发现。蟛蜞因被歌声吸引,一次又一次踏上旅程。它遭受同类的嘲笑,却也找到了会唱歌的鸟,体验到生命的“寂寥”与诗意。生命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抵达,还有与万物对话的过程本身。小说借由这纤毫毕现的感知书写,完成了视角的自觉偏移,不再是人俯瞰万物,而是通过万物的讲述,重新教会我们如何理解生命之间的交织与共生。

叙事深化:日常书写、历史回望与幻想世界

回看2025年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日常书写、历史回望还是幻想世界,这些熟悉的题材都指向了同一种自觉:对叙事深度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现,而是通过写什么与不写什么的取舍,让短篇得以持续探向人性的深处。正是在这种清醒而深刻的叙事自觉中,有限的篇幅才真正拥有承载思想重量、照见时代深度的力量。

日常书写的意味或许正藏在具体之中,它通过一个人或是一段关系,触碰到更多人内心的真实,也让我们忍不住思考:故事里的冷暖,是否也是我们的某一部分?那些微小的选择,是否也藏着我们未曾细想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对作品叙事深度的探索本身,便是最诚恳的回应。

《辕门斩子》是南飞雁世情小说的续写与变奏,依然是老蔺父子的故事,舞台却从熟悉的机关生活,切换到家庭关系。开篇老蔺以一出《辕门斩子》切断了儿子的直播创业梦,之后又屡屡插手他的一切,故事结尾似乎走向了皆大欢喜——升职、订婚,但最有深意的一笔却藏在了“热猪脸”这个油腻腻的日常,两个男人在震耳的抽风机声里,以沉默接纳了小蔺女友曾经的不

忠。看似圆满的结局里,暗藏着两代人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海飞的《一个人四海为家》以木雕为核心意象,诉说孤独与陪伴。三个时空的人物也都借木雕抵抗孤独,而真正的救赎却是向内的体认,当“我”也“长出了一粒滴泪痣”,才最终与孤独和解,抵达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日常书写是在时间横截面中挖掘深度,那么历史回望则试图在时间的纵深处打捞记忆,让过往在叙事中重新生长。其意义不止于“被看见”,更在于能否在当下激起回响、产生对话,让历史在叙事的深度中持续生长。

林希的《正骨神医》简短精悍,充满地域特色,写活了一段天津卫的武侠传奇。苏大夫不仅有高超的正骨医术,还能在十八爷和天地会之间巧妙周旋。他治愈的是病痛,坚守的却是乱世里一份难得能可贵的仁心。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对话与细节,也唤醒了一段被遗忘的民间记忆。石钟山的《机密》选取了一个特别的切入口:一位常年守在街角的老婆婆,从青春等到暮年,直到含笑去世,她在等什么?原来代号是“柳莺”的她,与“长江”既是战友,也是曾互许终身的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街角的一次仓促分离,竟成了永别。等待早已超越了儿女情长,向着沉入历史深处的往事与牺牲。历史不仅是等待浮出水面的真相,也可以是一段从未忘却的情感记忆。沈念的《镜中》借助老宅的一面镜子、一尊青铜罍、一个童年的“我”,开启了对父亲在动荡年代意外离世真相的探寻。在不断浮现的往事中,父亲为幼年的“我”手绘的那幅细腻生动的青铜罍画作,成为确认那份深沉父爱的关键。由此,“我”完成了与过往的和解。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抗战题材的书写也展现出对叙事深度的自觉追求。它让宏阔的历史背景,沉淀于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境遇;又让那些关于坚守与牺牲的故事,在代代讲述中传递出无限的力量与深刻的警示。王昆在《刺客李列传》中,将战争的残酷浓缩进了一个家庭,弟弟刺杀的对象是被迫沦为汉奸的哥哥。血缘与立场的对立,让家与国的冲突在此刻变得具体而残酷。李黎的《造像之夜》用一张外婆的遗照,静静勾连起家族记忆与历史创伤,南京大屠杀不再是冰冷的历史,而是内化为具体生命的伤痛。罗伟章的《光》则选择了一条更迂回的路。他写一队动物的西迁,它们的千里跋涉叠现出无数人背井离乡的身影。那束被苦苦追寻的“光”,不只是远方的生路,更是战火中不熄的信念。

当书写从历史深处折返,另一种自觉则在超现实维度上展开——幻想书写。它同样以清醒的叙事自觉,直面技术时代的困境与焦虑,借助幻觉、梦境与科幻等超现实元素,向现实的深处

探寻,为那些难以言说的体验赋形,也在幻想世界中建立起一个深度理解当代人心灵的空间。在《记一次春游》中,李修文借助幻想外化一个失败中年男人的精神绝境。为了挽救事业,“我”踏上了一段荒诞的寻人之旅,而幻想也开始侵蚀现实,目标人物不断闪现又消逝。小说通过亦真亦幻的叙事,将读者拽入那种彻底失败的窒息境地,用切身的痛感,让普遍存在的紧张与焦虑更加具象化。肖江虹的《去荒野》同样耐人寻味。小说本身就像是一场以文字形式进行的行为艺术。作者让马越将烂尾楼改成原始洞穴,之后轮番上演的好戏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文明倒置的空间。叙事也暗藏玄机,齐小薇的故事讲到关键处,切入了“我”梦中被侵犯的经历,而这也与名画《梦魇》重合……故事在暗流涌动中显露人性的复杂。作者们开始更关注科技如何改变着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因此,这一年的短篇科幻小说呈现出“近未来”的美学自觉。南翔在《不容错过的完美》中,把这种探讨带入了私密的情感领域。主人公吉先进与机器人妻子Lily过着看似完美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无法真正依赖也缺乏感情回应的关系,却让他日益陷入了更大的精神危机。当关于灵魂的追问只能得到预设的广告语,答案也不言而喻:技术或许能模拟出99%的完美形态,却无法生长出那关键的1%,那是独属于人的温度,有真心、脆弱,还有那笨拙却真实的生命联结。

叙事活力:跨文体、跨媒介与AI共创

在大文学观视野下,短篇小说像是一位灵活机敏的探险家,展现出鲜明的形式自觉。向内,它积极探索,主动打破文类边界,不断开拓叙事的表现维度;向外,它完全敞开,主动融入其他艺术,汲取知识养分,将数字时代的经验化为新的叙事资源。这种对文体形式的持续探索,也是短篇小说对叙事活力的自觉追求,它始终以凝练而开放的姿态,承载起每一篇作品应有的光芒与重量。

在这样的语境下,跨文体融合与跨媒介叙事,已成为短篇小说激发叙事活力的主动选择。舒飞廉笔下的《歇会亭》,风声鸡鸣之中,那些即刻将被吹散的人与事,被他用散淡而自然的笔调徐徐托出。文字节奏如呼吸般平缓,以散文般的语感带领读者静静地看、慢慢地走。小说从青鸾老太太“灵里灵醒”地死去写起,在舒缓的叙事中,铺陈出乡村生活的温度与女性之间的默然相扶。作者没有沉湎于哀悼乡村的消逝,而是通过回忆、口述与零星的县志,为一个村庄留下最真实也最动人的模样。毕飞宇的《打野》将鲜活的社交语言与传播媒介融入叙事,小说

里母亲因挖荠菜而走丢,却意外成了女儿视频爆火的素材。荠菜,曾是母亲拼命想要传下去的生存记忆,在孙辈眼里却不过是吸引流量的道具。一场挖野菜,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数字时代的集体狂欢。小说家在这种喧嚣中洞见:那些曾经沉重的历史记忆与真情实感,正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流散。

陈楸帆的《神笔》是2025年极具标志性的一个创作实验。作者与DeepSeek等AI大模型进行“逆向共创”,小说里的人物陈啾凡同样也在借助AI工具“神笔”进行写作,文本内外形成了有趣的互动,虚构与现实都变成了人机协作与博弈的现场。当“神笔”开始改写历史与现实,一种更深层的焦虑也随之而来:创作的边界在哪里,人的主体性又该如何体现?《神笔》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正在被改编成由人与AI共同参与的真人短剧,这也意味着小说从创作工具、文本内容到影视制作,形成了一个人机共创的闭环。作家的叙事自觉已从文本内部的技巧探索,演进为对创作生态与主体性的根本性反思。在AI日益渗透表达的时代,人类如何与技术共舞?又该如何守护那些独属于人类的特质?

“元小说”的创作实践与叙事活力,也从形式探索走向了更自觉的思辨层面。老邪的《入戏》把笔尖对准编剧行业,让编剧的职业困境、创作焦虑,成为故事本身。作者搭建了一个“戏中戏”的结构,故事主人公楚亮构思了剧本《楚亮》,小说把剧本的内容、构思与最终无法面世的命运,全然呈现给了读者。阅读时也不禁令人恍惚:虚构与真实、艺术与生活,边界到底在哪里?马原的《动物之山》像是一场哲学对话,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叙事的方式。作者让讲述者“马老师”直接跳出来,谈论童话的创作,于是小说本身就成就了一个故事:关于故事如何生成,又如何反过来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小说不断引导读者反思:在技术膨胀的时代,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向动物和神话学习,重拾一种万物有灵、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

过去的一年,值得细读的短篇还有很多,刘建东《鱼儿为何发光》、邓一光《海水快乐地说》、班宇《狐及其友》、阮夕清《彩票收藏家》、胡性能《惊慌的驼鹿》、陈春城《南朝的喻鸣》、王威廉《有机体》、蔡东《薄冰上》……它们写的或许只是一个片段、一种情绪,却以诚恳的笔触,照亮了更多的人。短篇幅,也可以内蕴丰富。在这些多维的书写中,作家们正以清醒的叙事自觉,重新确认短篇这一文体的使命:不限于提供答案,而是保持追问;不止于复述现实,而是重构感知。短篇小说的力量,也正在于从有限中打开无限。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综合处副处长)

短评

用文学照亮壮丽山河

——评徐祯霞散文集《牛背梁上望长安》

□ 凌先有

商洛,这片曾为古秦封地、商鞅治所的古老土地,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脉。这里不仅走出了贾平凹、陈彦等文学名家,更涌现出陈仓、陈年喜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徐祯霞散文集《牛背梁上望长安》便是这片土地结出的一枚文学硕果,作品融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与生活感悟于一体,为读者开启一场独特的精神之旅。

《牛背梁上望长安》犹如一部生动的地理人文纪录片,作者以牛背梁为起点,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在开篇同名作品中,作者站在牛背梁上,不仅看到了长安的繁华旧影,更感受到了岁月长河中自然与人文的相互交融、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体现了作者的济世之心和家国情怀。《云端上的村庄》则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村庄在云端若隐若现,仿佛是人间仙境。这里不仅有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更有村民们质朴的生活与坚韧的精神。时代的春风吹进了村庄,在扶贫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村庄修通了公路,当地的酿造业和茶叶种植也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在《倾听黄河》中,作者将笔触转向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作者站在黄河岸边,倾听着黄河的咆哮与低吟,感受着它蕴含的磅礴力量和深厚文化底蕴。

《牛背梁上望长安》不仅关注当下生活,还饱含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反思,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引导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红楼一醉千古事》中,作者通过对《红楼梦》人物的解读和分析,探讨了其中蕴含的人生

哲理和社会意义。书中分析《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如林黛玉与晴雯,虽身份有别,却同样灵魂皎洁、性情真淳,以其纯粹的光芒照见了世俗的窒闷。借由她们,作者寄托了对平等与真善美的追求。《红楼梦》虽成书于数百年前,但其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困境的揭示,至今依然映照现实。《淮安·淮安》展现了淮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魅力,将淮安的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思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和传承问题。作者写到了在淮安这片土地上的时代伟人与劳动人民如何展现出为追寻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

徐祯霞的语言质朴而富有感染力。她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词语和细腻的描写手法,将自然景观、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笔下,牛背梁的山峰巍峨壮观,黄河的波涛汹涌澎湃,村庄宁静祥和,人物的情感真挚动人。同时,作者在文中还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例如,描写黄河时作者写道:“黄河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着,听得见悲喜,听得见厮杀,听得见马蹄声,听得见金戈铁马,但是它就这样默默地见证着,将所有的一切,都放进浑黄的黄河水里。”

散文集《牛背梁上望长安》以自然与人文为经线,以生活与历史为纬线,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学画卷。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表示,文学应该像一束束光,照亮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在整部作品中,作者也始终践行着这一创作理念,用自己的文字传递正能量,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

铁火淬炼 匠心柔软

——评杨遥中篇小说《手铸》

□ 董晓可

现代工业文明浸润乡土的当下,传统手艺的存续是关乎文化根脉延续的重要命题。作为从晋北乡村一路走来的作家,杨遥一直关注着家乡手艺人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他努力展现各类匠人群体质朴的性格与精湛的技艺,另一方面,他孜孜探索着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手艺面临的困境与突围之道。发表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12期的中篇小说《手铸》中,他将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推向了更为深邃的维度。作品以阳明堡镇要家铁匠铺为叙事中心,描绘了主人公在时代浪潮中经历的转型阵痛与坚守中的蜕变。它不仅刻画出传统手艺人“守”与“变”之间的艰难抉择,更深入探寻了传统手艺文化的存续之路,从而为当下的新乡土书注入了鲜活而坚实的生命力。

作品开篇就呈现了时代冲击下的手艺困局。要家铁匠铺曾是阳明堡镇的文化地标,作为当地“三宝”之一,在十里八乡享有盛誉。从日常使用的菜刀、斧头、镰刀、锄头、铁锹、镢头、犁铧,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长矛乃至土枪,甚至学校的铜钟上,都留有“要记”的字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铁匠铺生意红火,遇到旺季,铁匠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品以标准化生产和低廉的价格占领市场,曾经辉煌的铁器生意迅速萧条,作为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与思考者,杨遥没有将传统手艺的衰落简单归咎于个人,而是敏锐捕捉到深层的时代转型冲击。这种冲击,实际折射出乡土文化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深刻挑战。

杨遥此前同类作品更多聚焦于转型时代的生存之困,《手铸》的突破在于将笔触转向传统手艺“文化续脉”这一

深层命题。这使得作品由“顺势而为”的物质生存,升华为“逆势突破”的精神觉醒,既彰显了对匠人精神的坚守,也体现了对文化传承路径的创新思考。在作品中,面对铁器生意的一落千丈,要强每日所思仍是打铁。尽管转型之路充满坎坷,但他从未放弃尝试。北京798艺术区之行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望着由老旧厂区改造而成的艺术区,以及锈迹斑斑的阀门、支架与铁门,他内心的匠人精神被艺术灵感点燃,开始了从“打铁谋生”到“铸艺表意”的艰难蜕变历程,最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他的蜕变凝结着手艺人熠熠闪光的“匠心”正是这种质朴与勤劳、诚信与敬业的精神力量,让他们在流量、速度上的当下得以破局。更可贵的是,作家以此为依托提炼出蕴含其中的传统文化,并赋予其代际传承的深刻内涵。在作品中,这种传承不是单向度的,而是表现为感人的两代人精神上的相互滋养。父亲的坚韧与执着内化为儿子的学习动力,儿子的信念力量,反过来又激发了父亲的奋进之心。

近年来,杨遥有意识地挂职基层,以行走、呼吸与思考大地的方式,来体悟北中国乡村所发生巨大变动,为当代新乡土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现实主义气息。他笔下的这些手艺人,不再是传统乡土文学书写中“被启蒙”的对象,而是带着体温与汗味、思悟与践行于大地上的鲜活存在。他们的希冀与奋进、挣扎与坚守,正构成了当下流动的乡土世界丰富的人性维度与动人的生命力量。《手铸》的铁火淬炼,不仅为我们留存了一段传统手艺文化续脉的珍贵记忆,也为当代乡土书写探索了一种激活源头活水的可能。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